

圣·艾西娃 / 著
杨傲多 / 译



一个少女，一个老年人
和一堂人生课

相约 星期四

一朵盛开的裙子
一棵忧伤之树
一枚寻找生命真相的少女之心



相约星期四

圣·艾西娃 著

杨傲多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相约星期四

作 者：圣·艾西娃

译 者：杨傲多

责任编辑：林革华

装帧设计：星鸿工作室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4140)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绿园教育工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32开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8.25

版 次：1999年7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

书 号：ISBN 7-80626-440-X/1·102

定 价：19.80元

目 录

- 心灵的补救……1
- 可怜虫……4
- 人生导师……14
- 排斥……23
- 移动教室……31
- 相约星期四……39
- 第一个星期四——身心重建的探寻……48
- 第二个星期四——失去自我重要感……57
- 第三个星期四——打破生活习惯……64
- 第四个星期四——进入“不知”的世界……74
- 缘……81
- 人生导师的故事之一……86
- 第五个星期四——预言人生……97
- 第六个星期四——享受孤独和痛苦……107

第七个星期四——训练慈悲之心……	115
第八个星期四——向此刻感恩……	124
人生导师的故事之二……	136
第九个星期四——漫谈自恋和同性恋……	145
第十个星期四——解破家庭……	155
第十一个星期四——把握天机……	165
第十二个星期四——学会获取……	176
人生导师的故事之三……	184
第十三个星期四——谈论有格调的情爱……	189
第十四个星期四——向疾病致敬……	198
第十五个星期四——抛弃自怜……	219
第十六个星期四——分享死亡……	230
新的旅途……	250

心灵的补救

他是我少女时代的膜拜。
他是我选择男朋友的标准。
但，我从未见过他。

遇到他时，他已老去，并成了我男朋友的父亲。那时他将近 65 岁，我 21 岁，他却拥有一个男人所有的东西。

在众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活在半空中飘浮不定的幽灵。我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男人身边到另一个男人身边。

没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没有人理解我的需要。
没有一所学院正面涉及过我所寻找的东西的内容。

它是有关生命、灵魂、上帝、死亡等诸多问题。
他，接纳了我。以人生导师和父亲的身份，或许远不

至这么多。

在他的妻子、情人、儿女和朋友面前，他是一本打不开的书，精采的故事只留给自己，人们看到的只是封面和封底。

为了拯救和“修补”我，他打开了自己，他用自己奇特的人生经历，为我上了一堂人生实习课。

我的心灵，得到了拯救！

一个有着奇异经验和体验的艺术家、富翁、情圣、追随生命潜流的探索者，他在你的视野中起伏不已。

我们约好在每个星期四相见，没有预定的题目，没有固定的教室，他带着我，“随意”乱逛，但我看见，他让我面对着宇宙，直视着生命种种色调和真相，十六个星期四，你相信心灵能够变化吗？

课堂中只有我和他，课堂中有一种异样的情感。

以为爱情可以答谢，以为泪水可以表达，但人生导师的结束语，像他的人生哲学一样，让我再一次，无言以对。

遗憾的是，由于他这本书翻得太快，由于内容的深奥，也由于我的浅薄，我只看见了这一本“书”的一点点。

我的疾病，却在星期四一目了然。

但我将面临，一条更古老的旅途。

我将走下去。

他，名叫耐昂·维尔曼斯。

我就是他的女学生，一个自杀五次都未死的幸运虫和可怜虫。

我叫圣·艾西娃。

可怜虫

“她，哦，我说的是艾西娃，又被死神赶了出来，死神说她太年轻。”

苏醒的听觉听见家庭的急救中心的主治医生兼心理医生麦考尔在说话，尽管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还是听出了他惯有的自以为是。

“艾西娃，她又玩了一次失败的死亡游戏。”

接着是不同轻重的脚步声。

4

我拒绝睁开眼睛，除了拒绝承认自己又被救活这一事实外，还因为不想去理会麦考尔医生跟人说话时，脸上浮出的所谓成功人士特有的笑以及美国人常有的假幽默。

我的父亲阿尔博姆先生和男朋友乔·维尔曼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这出气声到了我的耳朵里，一下变成了哀叹。

我拒绝睁开眼睛，不想看到他们眼里无声的责备和我一直都在回避的关怀。

我拒绝睁开眼睛，拒绝承认自己第五次自杀没有成功这一冷酷的事实，我竟然无法杀死自己，多么荒唐。

唉，可怜虫。

我再一次承认自己是霉气十足的可怜虫。

死不下去。

不得不艰难地活下去。我恐怖重复的日子不断降临。

这次我在自杀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忙碌着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他们将再一次面临选择：是继续读书还是去工作，是边打工边学习还是申请奖学金活下去，这都将成为他们的问题，而我没必要面临这些。

父亲并不看重我读什么学校拿什么文凭，我用不着为自己的生活去学习。但是，我已换了几所学校，中途换了几门专业。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就是把美国大学规定的所有课程学完，把所有的能证明学历和学位的文凭都拿到手，我仍无法毕业。

5

我的心灵毕不了业。我的眼触到哪儿都是网。

因为我清楚，我所学的课程，我所过的生活，与我的心灵相悖，与我的生命在寂静时的需要无关。

我在学校里找不到答案，我所要的答案。

父亲一再提醒我，用不着把自己搞的那么紧张。我的命运已发生了改变。

“一生忙碌，早上起来就会面临的：打开窗子、铺床、喂养小动物、清扫房间，出门采购，然后忙碌午餐……整理衣服……做不完的事，哦，那可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知道，父亲说这话时，分明在炫耀。我是不是该感恩，感恩他使我的命运发生了从没想到的变化——消遣享受、卖弄品味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基调。

我并不看重这些。

我说，死亡降临到普通人的身上，有一天也同样会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时，我可不想哀叹自己还没来得及思考和追问与生命有关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像妈咪临死前那样，用怀疑的口吻问：我活得到底有没有什么意味。

“艾西娃，你想要什么？”父亲常常问，然后，他会指着在路上行走的年轻人，耸耸肩，做个无奈的姿势。

是的，我懂父亲的意思。

6 众人都在奔赴自己的命运，众多的人都在千万次地重复着美国人的生活模式：年轻时，接受教育。然后找个工作，结婚生子，买幢房子。在事业上力争上游，想再有个乡间别墅和第二部车子。为拥有更多的财富，拼命搏斗，最后沦为它们的奴隶。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自己赚来的和将来赚来的财富，系的更牢，这也是一种快乐。

“他们想要的，我们都拥有。他们不敢想的，我们同样已拥有。”这是父亲说的话。

但这都不是我的需要，但我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它们被搁置在哪里？也许，它根本不存在，所以我放弃了寻

找。

我茫然不知，父亲也一样，只不过他根本不需要。

我开始追寻，我天生的忧郁终于转换成了固定的忧郁症。

于是我着手摘录伟人们写下的忧郁的句段。我摘录时没有任何先入之明，没有条条框框。不过我尽可能做到所摘取的对这人来说是典型的，是在他一生中一再发作的，而不是偶发的，不是如火花一般转瞬即逝的想象，忧郁并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这些语录放纵了我的忧郁感，有好几年时间清醒不过来，可他们是死人，我还活着。

……我从家里出来，漫步街头，只觉得忧心如焚，于是我回转家去。为什么要回去？为的是回家去忧郁……

（肖邦：《书信集》，1830年）

7

我不知道躲往哪里才能避开忧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忧思从何而来……

（果戈理致母亲的信，1837年）

我经常发作这样的忧郁，以致我担心我会跳海。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厌烦极了……

（涅克拉索夫致屠格涅夫的信，1857年）

我是那样的郁郁不乐，我的身心郁郁不乐到了可怕的绝望的地步，我活不下去了……

（爱伦·坡致安妮的信，1848年）

我的心灵那么郁郁，过去还从来没有过。我曾与这种忧郁症的影响作过斗争，结果是白费力气。我真是不幸，却不知道原因何在……

（爱伦·坡致肯尼迪的信，1935年）

上吊或者投河在我看来是良药和解脱。

（果戈理致普列特涅夫的信，1846年）

我累了，人际间的种种关系使我累了，所有的人和我自己所有的愿望折磨得我疲惫不堪。隐居到荒漠中去，或者索性永眠。

（瓦·勃留索夫，《日记》，1898年）

8

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把绳子藏起来，免得我吊死在自己房间里的梁上。我不再拿着猎枪去打猎了，免得受开枪自杀的诱惑。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场愚蠢的闹剧。

（列·尼·托尔斯泰，1878年，见列·托尔斯泰所著《关于我父亲的真相》）

我生活得很不是滋味，觉得烦闷透顶。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想：倒不如开枪自杀的好……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致潘捷列耶夫的信，1886年)

加之又如此忧郁，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以避此劫难，去什么地方寻找精神支持……

(果戈理致波戈金的信，1840年)

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厌恶，都是那么难以忍受……无论生活、讲话、写作……都太无聊了……

(列·安德列耶夫，《日记》，1919年)

我感到疲倦，感到痛苦，痛苦得几乎要从早哭到晚……朋友们的脸，我看了就恼火……日复一日地谈话，日复一日睡在同一张床上，日复一日听见自己的声音，日复一日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

(莫泊桑：《在太阳下》，1881年)

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了。我觉得现在我会高高兴兴地去上吊的，只是自尊心不让我这么做……

(福楼拜，1853年)

我在一天之内有二十次想到手枪。在动这个念头时，

是很容易做出……

(涅克拉索夫致屠格涅夫的信，1857年)

这类语录我写满了整整十页，我把它们贴在我的屋子的四壁上，每次我泡在其中，一会儿欣喜无比，一会儿无比痛苦，有时也使我诧异乃至震惊。要知道我并未摘抄那些刚刚遭到不幸、变故，或者死了亲人的艺术家的自述。我取的是反复出现的心理状态。我引用的写这些句子的人中，有不少人自己也说他们不理解何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我感到困惑莫解，时时袭上他们心头的痛苦是种什么样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否与我目前的痛苦一脉相承？从何而来？怎么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唯一一点，重复的忧郁症，没有人找到答案。

何况是我。

10

大二的某个夜晚，我拿着迷幻药驱车到了很远的乡村，自信谁也找不到我。吃下迷幻药后，一个偶然的念头打动了：就这样，在迷幻的高峰处用手枪对准太阳穴，至少死亡是可以战胜忧郁的。

不知过了多久。我生平第一次在药物的作用下，进入了一种幻觉状态——

我的心念清楚且集中，却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但我却能强烈察觉到色彩与声音，这实在很诡异。周遭环

境模糊不定，没有明显的地标，没有象征性的山丘、谷地、道路、树木、动物、机器或人，没有任何行为动作。只有自由飞翔的意识，及神秘的力量和冲击。

我用“圆形剧场”来解释我的所在地，虽然不尽相同，却也是最接近的形容了。无限大可以封闭。这景像也是封闭，甚至压缩的，仿佛全都在我心中，我既不是立于地面，亦非漂浮空中，对于身体方位毫无所感。不论置身何处，我只强烈知觉到美丽的色彩、光线和声音。背景音乐不像任何机械制造出来的声音。没有清楚界定的单音符，也无法确定那是声音、乐器或空气运动。感觉不到风。事后，我觉得那声音宛若宇宙或天体的合音，超凡脱俗，复杂中有和谐，抚慰人心，平和宁静，极其微妙。

我周遭的颜色主要是蓝、绿、紫，微光闪烁，幻化出金银色调。所有东西都散发光泽，像孔雀羽毛，也像阳光下小溪边翡翠鸟身上映照的蓝光。整个圆形剧场倾向深绿，然后渐蓝，先是孔雀蓝、小亮蓝、宝石蓝，接着是天空蓝、紫蓝和紫罗兰色的蓝。那里没有光源——没有星辰、太阳、月亮——但到处都闪耀着金银光泽。色彩与光线洋溢着轻柔且明亮的红色和透明感。除了悸动的感觉，以及无法抗拒的色与光，实际效果跟声音一样，也是宽慰、微妙，变化不断。

我不知道这景像持续了多久，我开始察觉到银光成了主色。光线明暗缓缓变化，模糊不定，不知如何充分叙述。我的感受是内在的、个体的，而非外在，然而色彩、

光线与声音确实“在那里”，不同于封闭、实际、掩蔽之物。

情绪上，我感到一股深远的宁静平和感。那种深度很难以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强烈的心灵体验，力量之大，只能接收。我非常小心地使用“接收”这个词，那正是我的写照——全面性地接受、观察、感觉、了解。这整个体验几乎可以召唤一队天使，但却一个都没有出现。我所描写的一切都不足以呈现一个明确的意象。整体而言，那是一触即发、高潮迭起的体验。

后来，平静几乎成了恍惚之境。几乎？或许恍惚是最佳的形容。一旦深陷这种静止状态，知觉能力就变得沉稳敏锐，此时光线似乎从银转变成金，色彩是带紫的紫罗兰——薰衣草色，声音也改变了。乐音虽未消失，但已不再吸引我的注意。在此阶段，我留意到有人的声音，起初是呢喃细语，后来强烈得发出共鸣。我无法确知那是男声还是女声，但其音质优美、丰富、深沉，还带有旋律。那是一种我不曾听过的语言。我疑心那是上帝的声音。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那时我的直觉告诉我那声音来自上帝之口。

我听懂那声音所说的每一个字。我觉得那是承诺：“你绝不会再像前段时间那样痛苦无依了。”体验缓缓消失，速度慢到体验结束的那一刻，我都不自知。我一直搞不清楚，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亦或半死半活。有时感到真的死了，有时又感到依然活着，不过，我只觉得精神畅